

## 回診

初次穿上醫師袍，袖子過長，肩線滑落，他調皮笑了笑：「滿好看的！」我還記得那厚磅斜紋布料的粗糙質感，胸口有他電繡的寶藍色名字。白袍披在肩頭有些重量，彷彿穿上醫院每日的奔忙緊張。就著書桌昏黃的光，自拍鏡頭前，兩人笑得甜蜜憨傻，領口下方有他鬆獅犬的圓形徽章微微發亮。

他短暫來大坪林慈濟醫院實習兩週，下班後，公館街頭我問他，未來想走哪一科？「外科，可能選大腦或心臟。」我吞下欽佩與驚訝，正想繼續探問，他狡猾張開左手掌，五根指頭像章魚吸盤輕壓我頭髮：「我可以打開你頭殼喔！」兩人亂笑一陣，鬆手後，頭皮仍留有他溫柔指腹抓印的酥麻觸感。

深夜子時，西門中山堂初見面。少年們隨著滑板的翻滾聲漸漸散去。我們並坐冰涼石椅，他向我吐露心事，話語誠懇，神情茫然。他與現任女友分手又復合，復合四個月仍無愛。他說她善良可愛，曾買一組色筆送他，希望患有輕度色盲的他能自由揮灑，重新調配世界的顏色。我在旁靜靜地聽，覺得這女友有顆詩人的心。我說我也寫詩，你讀詩嗎？

突兀的夜晚在我們懷裡，微尷尬，微微發燙。他有小狗般無辜的眼神，184，GAP 深藍連帽外套，卡其長褲，眉毛濃密端正，鼻梁高挺，雙頰光潔，笑起來露出齊整的齒列。我被他的素顏與單純震得心旌搖盪，像韓劇男主角走出電視機，沒有夢幻油膩的台詞，不帶傲氣，此刻他陷入真實的迷惘：我是否還要愛她？

兩週內我們見了四次面，都是下班後隨興的談心夜：古亭河濱、東南亞戲院、東區粉圓、四四南村草坡、象山、U2 電影院……兩人用曖昧的腳印重繪台北地圖，像《一頁台北》奇遇記，導演身兼演員。我知曉他陷入性向困惑，但還未到幽深的痛苦，淺淺的自我懷疑竟格外迷人。我說自己不知哪根筋不對，二十歲主動在樓下公園向母親出櫃，兩年多心理準備，一學期修課，一週爬文做功課，結果還是花整個暑假流眼淚。他佩服我的勇敢，我憐惜他的無助。台北夜街穿織成絢爛魅惑的縮時攝影，與他走過的每一條路，都像青春不再重來的筆劃，清新真誠，沒有框架。

他回花蓮前一晚，我們又在中山堂前碰面。我懷疑自己是否喜歡他，心中頓時湧上愧疚與罪惡感。我牽他的手說，希望你一切順利，我想幫你。我說之前去台大總圖借《出櫃停看聽》，邊看邊哭，甚至在博客來買一本收藏，畫螢光筆寫

心得，覺得自己很荒唐。他看我此刻莫名徬徨緊張，對比先前聒噪自信的模样，抿起意味深長的微笑。隨後把頭輕靠我左肩。我們沒有說話，星星在夜空裡發光。

事隔兩週，除夕收到他來訊：過得很糟的人，我處理好了。我對他輕描淡寫的短訊心生怒意，事實是，在這段等待的煎熬裡，我無法處理自身混濁的情緒。那四晚，他怎能若無其事地與我同行？我又怎能與他肢體接觸，悄然動心？熱鬧年節除舊布新，我亦陷入真實的迷惘：我是否還要愛他？

事實是，難以言說的情愫竄升滋長。我們遠距離熱戀，機不離身，半夜視訊到天明。我是戀愛中飢餓的蝙蝠，在夜裡耗費心神，在白日做夢翹課。他排班不定，我們一個月見一次面，風景裡總有山與海水。

歡聚短暫，別離漫長，他守著花蓮的白色巨塔，而我仍不願潛入論文的汪洋。每晚，我倒臥床上，等他來訊像等一根外海飄來的濕軟浮木，緊抓著，依賴著，張口呼吸，恍惚眩暈，慢慢養出了愛的疾病。

是天花板上的一道裂縫，卡在中間，不知從何開始，從何結束。

五月，最後一次到花蓮。他騎亮紅重機載我到七星潭，坐墊上不只是兩人的重量。呆坐石礫灘上，眼前有遊客歡樂堆疊鵝卵石，一顆一顆，我總感覺它們搖搖欲墜。我拿起手機亂拍，試著逗他，他的眼神都茫然拋擲到大海。此時無話，海風呼嘯吹亂我們的頭髮。

一封訊息再怎麼短，一個人寫都太長。美好初戀，島嶼兩端，喜怒哀樂都有網速時差；像小丑自溺自棄自我調侃，復又在鏡頭前撐笑演唱。當安全感被矛盾與自責沖刷擊垮，那些隱微細節都被無端放大：IG 愛心、臉書讚數、表情貼圖、視訊語氣……總有哪裡不對勁。想說的話都必須事先寫好，一次只能傳兩行。聽著秒針滴答走響，守著手機螢幕像餓鬼，心火熾烈，枯等他的文字與照片。我渴望探知他在醫院的種種細節，無法安頓內心的焦急與空缺。他說對不起，我也說對不起。我們好像說了太多，卻非基於禮貌與實情。

愣愣望向胸腔內科的紅色跳號燈，隱忍近四個月的胸悶窒息感，不敢告訴別人。聽診器按在胸口，長而和緩地吸氣、吐氣，閉眼瞬間，我想起熱戀時，他也曾用聽診器捕捉過我的心跳。那是血液流過，兩片柔軟瓣膜關閉貼合的微小怦怦聲。他聽力敏銳，只是我們之間，並非臟腑與聽診器的關係。我幽微自溺的情思妄念，他聽不見。

醫生檢查後一切正常。「有心事嗎？」我眉頭一皺，不願多說，接過精神科

轉診單，關上診間門，鼻頭一酸。他曾傳給我手術房的開刀影片，鏡頭前他戴上口罩網帽，身穿寬鬆手術衣，把自己包裹成一個小綠人。病人的胸腔被器械打開，架住，一顆心臟在裡頭縮放跳動，鮮血染床。我心疼他日夜顛倒，加班熬夜，實習壓力排山倒海，學海無涯，晨報病歷亦無涯。他在遠方而我漸漸看不見他。

我想幫他，他木訥寡言而我總有太多的話。我想幫他，他情緒深藏而我無法安於現狀。我以為自己是他的感情醫生，分享各種親密關係的維護方法，硬生生把他推向一個病患角色。事實是，我也在實習，嘗試各種縫合血管的技藝。只是過程蒼白缺氧，歡憂起伏，甚至已難以掌握何謂健康。

八月中收到郵局小白鴿便利箱。我又驚又喜，倉促撕開，明信片、沖洗相片、詩籤、全新毛巾、平權別針、米奇拼豆鑰匙圈……安靜整齊躺在紙箱裡。很久之後，我才想起那是短訊分手後一個月的事情。很久之後，我才能用膠帶封箱，把自己也裝進去，塞入衣櫃更黑的角落。

友人幫我預約心理諮商。進入晤談小間，諮商師遞來面紙。手上 A4 紙密密麻麻爬滿心事，像外星語，也像幼稚的教案。碩二時，我修過教程輔導原理與實務，自詡已掌握輔導能力，此刻才發覺自身的荒誕無稽。諮商師慈眉關注，反應式傾聽，平和同理，沉穩提問，我卻因陷溺而頻頻出戲，因坦誠而欺瞞記憶。我說，我想幫他。諮商師說，你要先幫你自己。

我共諮商四次，每次回返，重啟諮商室大門，都像穿越一層層光影扭曲的結界，往前觸碰不堪的現實。諮商後我歡悅心癢，傳訊給他，說自己好很多，不用擔心。但情緒漲退如潮浪，無法遏制，無法斷聯，無法不創造解釋。他為何寄回包裹？他用什麼心情度過？我是否耽誤他的習醫之路？

十一月，天暗得快。下課後，我必須匆匆騎回宿舍，趁室友未歸，把今天的眼淚流完。小椰林道上冷空氣一團團壓下來，我像失重失溫的幽靈，在汀州路三總院前的巷口等紅燈，無端恐懼。深秋的急診間冷白空蕩，不見病患，救護車安靜待命，護理師在百葉窗簾後發呆。我不只一次看見他，視線穿透牆壁，他低首疾行，抓著木紋夾板和公務用黑手機，胸口掛兩枝原子筆，面容疲倦。要去巡房嗎？抬頭望向醫院高樓鐵窗，大風灌入，粉紅色隔簾飄呀飄，他還沒下班嗎？

逞強的日子藕斷絲連，我疲勞嗜睡，焦慮狐疑，有時呼吸窘迫，胸悶心悸。小時曾因高燒不退臥躺醫院病床，睜眼，望著頭上灰白的方形拼接天花板，望著一旁圍繞的，一圈鐵銀色細窄的遮簾軌道。一圈一圈，像一個大大的「回」字，

從上方冷冷地凝視著發熱的我。我受困其中，無路可走。

我換過兩家精神科診所。初次掛號，陷坐沙發，水晶琴音輕盈環繞，黃光溫煦柔和，瞥過牆上的憂鬱症量表，內心糾結矛盾。醫師從兒時問起，我知道他要從頭為我的生命斷層，記錄關鍵事件。我尷尬向白髮醫師出櫃，坦承近期的非理性信念，卻換來他無同理心的指導語言，近乎責備。錯愕之際，我失望的視線移向他身後懸掛的一幀遼闊山海，我聽見浪濤聲從畫裡隱隱捲來。

迴旋縈繞，周而復始，回憶以圈狀軌跡不斷旋轉、擴張。時常我感覺自己是兩個人，一個每隔兩週回診，一個頻頻重返情感地景，尋覓可能的醫生，請他重開甜蜜的藥方。那會是哪裡？IKEA，愛河，兒童樂園，寶藏巖，初鹿牧場或鐵花村？

墨藍與橘紅相揉的絢麗晚天，灰雲聚湧壓抑。我向醫生回報狀況並無改善，腦袋裡哭笑吵鬧，舊日場景重疊錯置，鬼影幢幢。想不到每日五件快樂的事，作業缺交。白天唯一起床的動力，是上網查找復合文章，冷凍期，傳訊技巧與二次吸引……。夜晚，待室友就寢，我常一個人走向宿舍陽台，在洗衣香氛裡蹲著，反覆模擬拆解包裹的動作，模擬他如何安放諸多情感物件，囁語喃喃。

宿舍閉關的日子，斜倚窗邊，掌心滲出汗水。得安緒錠的圓形糖衣膜融化，在掌紋間留下桃紅色印子。遙望遠方錯落的公寓水塔，天際線切割灰濛濛的山稜。想念翻山越嶺，只要到達山的另一端，就能回到沒有阻隔的花蓮小鎮。他會載我到楓林看櫻花瀑布，會叮嚀我少說話小心走路；他會用平板向我介紹骨骼，在房間裡看原文書，然後練習打鼓。有時心頭湧上強烈呼求，我想請他用專業，打開我頭殼，幫我阻斷記憶的迴路。日升月降，光挪影移，深呼吸，一次又一次，我只能閉眼吞下淡紅橢圓的贊安諾錠，躺回床上，讓幻想暫時休息。

棄物已然清理，而我如何回到過去，撿回殘破的自己？我傳訊，他回避；我心回意轉，他又扳回一城。繁複華麗的內心戲，像一部無聊的章回小說無結局，我是作者，亦是憔悴的讀者；是醫生，也是唯一的病人。是薛西弗斯，在心的病房裡原地打轉，在隱形的山海間無聲輪迴……

我並不真正認識他。後來空出的許多日子，我常莫名重返醫院，在各樓走廊恍惚遊蕩。繳費與領藥櫃檯叮咚叫號，淡而腥涼的藥水氣味揮之不去。中年醫師頭髮蓬亂，眼鏡垂落鼻翼，胖小腹，寬黑褲，舊皮鞋，白袍下襬掀動翻飛，急急轉進另一個不知名的異次元。我枯坐外科診間門口，總感覺他在裡頭，下一個叫號的是不是我？一股深沉的牽引力量湧上心頭，公館夜街旁，頭頂浮現他調皮用

指腹輕壓的抓力。我像一隻小木偶，是他在遠方用無形的絲線操縱著我？或那只是從我心中曲折反射，疊合加成，延伸一層層迷執、貪妄與困窘的失真鏡像？

來回走繞，茫然生疏，醫院本非永居之所。或許，我從未進入真正的診間，從未抵達傷感的盡頭。身處巨大的迷宮，一次次轉頭回望，來時路縱橫交錯不復辨識，遼闊寧謐的黑夜裡，一幢醫院巍然矗立，從上而下，一磚一瓦，漸層褪了色，慢慢消解而透明。彈指，輪廓消失，剎那間，空氣裡有糖粉飄懸，輕晃，閃爍著脆弱又倔強的細小微光……